

刘韦廷一译

# Under The Dome Stephen King

斯蒂芬·金 | 美

## 穹顶之下 (上)

那只土拨鼠被猛地一分为二，拦腰切断的两截身躯不停抽搐并涌出鲜血。芭比停下脚步，嘴巴张得老大，就像联结下颚的链条忽然坏掉松脱似的。那情况像是有座隐形断头台的利刃落下一般。也就是这个时候，除了土拨鼠被切成两半外，就连那架小飞机也爆炸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09368

1712.45

1941

V1

穹顶之

Stephen King — Under The Dome



美 | 斯蒂芬·金 刘伟廷一译



北航

C1695473

1712.45  
1941  
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穹顶之下/(美)金著;刘韦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斯蒂芬·金小说系列)

ISBN 978-7-5321-5066-3

I. ①穹… II. ①金…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569 号

Stephen King

**UNDER THE DOME**

Copyright © 2009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612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任战

封面版型设定:聂永真

封面设计:董红红 汪佳诗

**穹顶之下**

[美]斯蒂芬·金 著

刘韦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1.875 字数 978,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66-3/1·3989 定价:78.00元

纪念苏兰达·达雅布海·佩托

我们想你，我的朋友

你在寻找谁  
他叫什么名字  
你或许能在足球比赛上  
找到他的踪影  
这是个小镇  
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是个小镇，孩子  
我们全是同一队的

——詹姆斯·麦克穆提<sup>①</sup>

---

<sup>①</sup> 詹姆斯·麦克穆提（James McMurtry，1962—），美国知名民谣歌手。



健康中心

医院

119

美谷路

刚果教堂

伦尼家

和平桥

117

镇属广场

麦克莱奇家

镇公所

WCIK  
广播电台

警察局

基督圣救  
世主教堂

电影院  
(已停业)

主街

书店

《民主报》办公室

桑德斯家  
乡药店

小娥路

缅甸州，切斯特磨坊镇

莫顿路



麦考伊果园

黑岭路

深切路

勒克莱尔花店

普雷斯提溪

莫顿路

美食城超市

伦尼二手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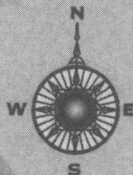
117

懒虫山姆家

神河路

119

丹斯摩农场方向



TR-90  
合并行政区

119

117

切斯特磨坊镇

哈洛

海边方向

新罕布什尔方向

主地图区域

普雷斯提溪

117

119

城堡岩

莫顿

挪威镇-南巴黎方向

刘易斯顿方向

/

# 飞机与土拨鼠





两千英尺的高空中，克劳蒂特·桑德斯正在上飞行课。切斯特磨坊镇在晨光中散发着光芒，就像刚落成的城镇一般。车辆沿着主街移动，在阳光反射下闪闪发亮。刚果教堂<sup>①</sup>的尖顶看来足以刺穿明净无瑕的天空。太阳仿佛是在与那架塞涅卡V型飞机沿着普雷斯提溪相互竞速，两者的移动轨迹，同样与切过城镇的溪流形成对角线。

“查克，我好像看见有两个男孩在和平桥旁边钓鱼哎！”她十分开心，因而开怀大笑。能来上飞行课，全都多亏她那名身为镇上首席公共事务行政委员的丈夫赞助。虽然他认为上帝若是想让人类能飞，那么早就赐给人类一双翅膀了。但由于安迪是个相当好哄的人，最后克劳蒂特还是达成了目的。她对首次的飞行体验乐在其中，不只开心，甚至到了狂喜地步。今天她第一次懂了飞行这件事的美好，简直就是酷到不行。

她的教练查克·汤普森轻轻碰触操纵杆，接着指向仪表盘。“你说得没错。”他说，“不过继续维持机身平稳好吗？克劳蒂特？”

“对不起，不好意思。”

“没关系。”他教人飞行好几年了，总喜欢克劳蒂特这种渴望学习新知的学生。从她喜欢塞涅卡飞机，并表示自己也想拥有一架全新的来看，她过去应该花了安迪·桑德斯不少钱，而且近期可能还会再花上上一百万美金。虽然不算完全被宠坏，但克劳蒂特·桑德斯无疑拥有昂贵的品味，而幸运的安迪，似乎也不因此而苦恼。

查克喜欢这样的天气。晴朗无风，能见度不受影响，是个完美的教学环境。然而，此刻她却调整过度，使这架塞涅卡开始微微晃动。

<sup>①</sup> 刚果教堂是第一公理会教堂（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简称，是切斯特磨坊镇的两座教堂之一。

“你得放轻松点，别那么紧张。转到一百二十度，朝 119 号公路去，高度下降到九百英尺。”

她照做了。这架塞涅卡再度回复到完美的平稳状态，使查克松了口气。

他们自伦尼二手车行上方飞过，城镇的位置此刻已在他们后方。119 号公路两侧区域里，树木的色彩一片火红。塞涅卡的十字形影子离开柏油路面，其中一侧的机翼阴影迅速擦过一名背着背包、如同蚂蚁般大小的人。那人抬头一望，挥了挥手。虽说查克知道那家伙可能根本就看不见，但依旧挥手回礼。

“这真是太棒的一天了！”克劳蒂特兴奋地大叫，而查克则笑了起来。

他们的生命即将在四十秒后划上句点。

一只土拨鼠摇摇晃晃地沿 119 号公路的路肩朝切斯特磨坊镇的方向前进。那里离镇上有一英里半之远，就连公路左转处的伦尼二手车行里的汽车，看起来也像是一排反射着阳光的光点而已。那只土拨鼠原本计划（这也是一只土拨鼠唯一可称为计划的事）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前便转身回到树林里的，但现在而言，在路肩待着的感觉还不错。它比原本预期中更远离自己的巢穴，但照在它背部的阳光实在温暖，与鼻子嗅到的清爽气息一同在它脑中结合成不算清晰的简单画面。它停了下来，快速拱起背部在地上扒了扒。它的视力并不好，但足以让它辨别是否有人类走在另一侧的路肩上。这只土拨鼠决定要再往前走远点。人类有时会留下一些好东西可吃。

它是个又老又胖的家伙。在它这一辈子，曾于许多垃圾桶中翻找食物；不仅知道通往自己巢穴的三条隧道的位置，还知道该怎么去切斯特磨坊镇的垃圾掩埋场。那里总是有好料可吃。它左右摇晃，迈着老家

伙那怡然自得的步伐，看着走在公路另一侧的那个人类。

那人停下脚步，使土拨鼠意识到自己已被发现。它的右前方有根断落的桦木。它可以躲在底下，等那人离开后，再继续寻找美食——

虽说这只土拨鼠的身体被拦腰切成两半，但它又继续摇摇晃晃地往前迈出了三步。它被截断的身躯倒在道路边缘，鲜血泉涌而出，内脏掉落在尘土上头。它的后腿快速踢了两下，随即静止不动。

在黑暗降临前，它的最后一个念头就与我们一样。无论土拨鼠或人类，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发生什么事了？

## 3

所有仪表板上的指针全都滑落至最低点不动。

“这是搞什么鬼？”克劳蒂特·桑德斯说。她转向查克，双目圆睁，但眼神并不恐慌，只是困惑而已。而她也沒机会感到恐慌了。

查克根本没看仪表板。他看着这架塞涅卡皱成一团的机鼻朝他挤压而来，接着看见两侧的螺旋桨全都解了体。

他们没来得及再看见别的东西，也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塞涅卡飞机在 119 号公路上方爆炸，火焰落在农村上方，间杂着两人尸体支离破碎的残骸。克劳蒂特那冒着烟的前臂，重重掉落在被利落切成两半的土拨鼠旁。

这天是十月二十一日。



/

芭 比



当外号芭比的戴尔·芭巴拉经过美食城超市，将镇中心抛在后头时，感觉便开始好多了。等到他看见上头写着你正离开切斯特磨坊这个乡间小镇，愿您早日再来！的标语牌时，心情变得更开朗了。他很高兴自己能离开这里，不仅是因为他在磨坊镇里与人打了一架，更是由于一种每次离开时总会浮现的轻松感。毕竟自从两个星期前，他在北斗星酒吧的停车场里惹上一身腥以后，便一直处于乌云罩顶的状态中。

“基本上，我不过就是个流浪汉罢了。”他说，笑了起来，“一个流浪汉正在前往大天空市的路上。”管它的，谁说不行呢？就去蒙大拿州吧！不然怀俄明州也行，就连他妈的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市也好，只要不是这里都行。

他听见引擎声逐渐接近，转身倒退着走了几步，跷起大拇指。他眼前的是个迷人组合：一辆肮脏的老旧福特货车，驾驶员则是一名年轻娇美的金发女郎，还是淡金色的，是他最喜欢的那种。芭比露出他最为迷人的微笑，而那个驾驶货车的女孩则有所回应。芭比敢发誓，要是她超过十九岁的话，那他就把自己从蔷薇罗丝餐厅拿到的最后一笔薪水给吃下去。毋庸置疑，她对一个活过三十个夏季的翩翩君子来说的确太年轻了些，不过回忆起他过去那副爱荷华州土包子的少年时期，她那副模样的确也足以开车上路了。

卡车开始减速，芭比朝车走去……然后卡车又再度加速。当车经过时，女孩迅速朝他望了一眼，原本脸上还挂着微笑，后来却变成了有些后悔的神情。那微笑仿佛在说：我的脑筋突然出了点差错，不过现在又恢复理智了。

芭比觉得自己似乎认得她，但又不太确定。星期天早上的蔷薇罗丝餐厅通常跟疯人院没两样，但他总是会看见一个可能是她父亲的老男人



与她坐在一起，两人一同埋首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中。要是当她驶过时，芭比有这个开口的话，肯定会对她说：如果你信任我煎的香肠和鸡蛋的话，那你也可以相信我，让我坐在车子的前座上，搭个几英里的便车。

不过他当然没有机会开口，所以只是举起手来，简单做了个“无意打扰”的手势。卡车尾灯闪了几下，仿佛她正在重新考虑，接着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加速驶离。

接下来几天，磨坊镇里发生的事越来越恶劣。而他则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这个十月中旬、阳光普照的温暖早晨。卡车尾灯又再次闪烁一下，让他不禁觉得……那女孩最后还是认出他了。那是蔷薇萝丝的厨师，应该是他没错，或许我该——

但“或许”是一个比他明智的人也无法跨越的鸿沟，要是那女孩当时做了另一个选择，他之后的人生绝对会截然不同。然而她已离开了这里，而芭比后来也不曾见过那个长相甜美的金发女孩，以及那辆老旧的福特 F-150 货车。她肯定在几分钟后便离开了切斯特磨坊镇（甚至是几秒后），于屏障猛然降临之前离去。要是他上了车，便能与她一同离开，自此安全无虞。

当然啦，他之后失眠时总会如此想，要是她停下来让我上车，因此拖得太久，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就连她也是。毕竟 119 号公路的速限是五十英里，用这时速来推估的话……

每当一思及此，他就会想起那架飞机。

在他经过伦尼二手车行没多久后，那架飞机便自他上方飞过。芭比一点也不喜欢那地方。并不是因为他在那里有过什么不愉快的购物经历（过去一年多以来，他都不曾拥有过车，最后开的那辆，早在佛罗里达